

风雨行吟

FENGYU XINGYIN

朱志伟 著

走过风雨

莫测的飞来横祸

走过苏轼

"吟啸且徐行"的《定风波》

豁达地 遍遍踏倒厄运

只有畅然自赏

没有惶惑颓堕

毕竟我还是

仪态昂然不失本真的我

强加的种种污秽

自然不洗自脱

其实苦难是

珍贵的精神财富

历史屡屡说风雨是

人生的必修课

长江文艺出版社

风雨行吟

FENG YU XING YIN

朱志伟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雨行吟/朱志伟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11

ISBN 978—7—5354—3868—3

I. 风… II. 朱…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0242 号

责任编辑:毛 娟

责任校对:常 江

封面设计:戴 旻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atmail.com

印刷:武汉市科利德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0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张:26.25 插页: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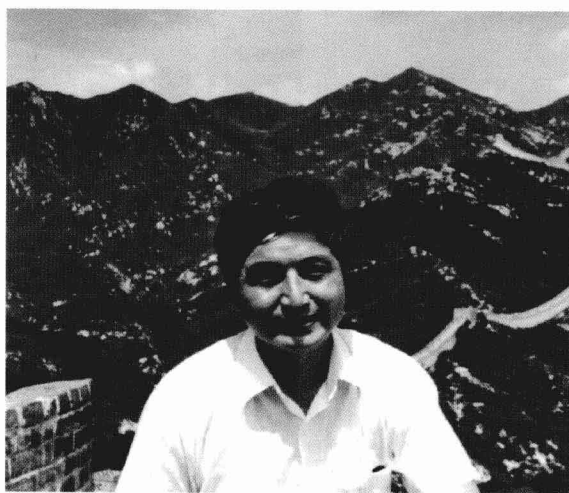
版次: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8.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朱志伟，1935年生，湖北仙桃人，武汉工业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50年参军，在北京军委某干训队学习，后到新疆军区从事文化、新闻工作。1958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学院中文系，先后在陕西、湖北从事教育工作，1984年调入武汉工业学院，在全国数十家报刊发表诗歌、小说、散文、通讯、特写、小品及学术论文六百多篇。



自序

我出生于风光明丽的江汉平原一个连着蜿蜒的绿色长堤，由麻石铺排成一条长街为主线的小镇。我自幼虽历尽日寇犯侮冒着抗日炮火逃难，父母不幸早逝，家境殊多劫难性变故，童年体弱多病等种种磨难，但仍梦幻般地沉浸在那条清幽幽绿滢滢地穿过夹岸森森树影，从我家门流过的名为通顺河的河流轻舒而美丽的韵致里。

我的家是重诗书礼仪几代同堂的大家庭，我的父亲是父辈四兄弟中的老大，也是弟兄中博览诗书文史，长于书法，唯一到北京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我从小在父辈严格家教的教育约束下，循规蹈矩，格外温纯且敏而好学。尤其是在先父耳提面命，谆谆教导的熏陶感染下，对我国传统文化由浅入深地学习，特别是对传统文化中的诗词歌赋，每每孜孜以求，勤恳不息。记得早年读私塾时，就较为系统地熟读过《诗经》，《千家诗》，唐宋词等古代诗词名篇，同时还熟读背诵了饱含诗的情韵的先秦诸子及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名篇，往往为诗文中那种可以意会不可言传的诗韵、诗情、诗意、诗境的艺术魅力所深深感染，乃至于意醉情迷，回味无穷。

在我记忆的深处，从童年稍微懂事时起，就对平原故里流行的饱含乡土味的花鼓戏、皮影戏、俚曲小调等民间艺术形式特有兴趣。尤其是其中花样层出的抑扬婉转、顿挫精当的唱腔，以及管弦锣鼓谐和的板眼，总是令我如痴如醉地百听不厌。而由这种唱腔板眼中所透溢出的生活曲折回环的峰回路转，情采歌哭忧乐的跌宕起伏，以及由兹沛然衍生的遐思漫想，油然泛长的诗情画意，随着年

龄的增长，而渐次沉入神思飞驰、怡然自得的境界。

此外，还有童稚时，母亲、外婆、祖母、婶母在夏夜庭院乘凉的竹床上，边以蒲扇扑流萤边委婉地讲述神话、童话故事与教唱的童谣儿歌……无不潜移默化地成为梦幻般七彩斑斓诗质的沃壤。

凡此种种，就是我的诗心之始萌，诗情之初绽的要因。

但是，真正的爱诗，到产生创作的冲动，特别是接触耳目一新的现代新诗，到产生援笔写新诗的热望，的确有一个艰苦求索的过程。

1947年夏，我与同堂诸兄弟到武汉求学，便由故里一所县立初中，转入湖北省立武昌第二中学学习，临近武汉解放时，跳级考入另一名校湖北省立汉阳高级中学。这时，我结识了一位与我同居一里巷的武汉市一中的学生，他正热衷于为报刊专栏撰稿。在他与我的密切交往中，我读了他在一个精致的日记本里工整抄录的徐志摩的《爱眉小札》及其体式严整、辞藻讲究、格律谐和的新诗名篇。还读了这位风度翩翩的学长仿写的一簇精致小诗，淡静清新，凄恻动人。而这位学长受徐诗感伤格调的影响，也为赋新诗强说愁，不仅把自己的试笔诗写得缠绵悱恻，太息掩涕，而且将自己的笔名取为“梦痕”，流露出淡淡的忧伤。于是心中顿生一疑，是不是新诗都得着以感伤的色调。联想到杜甫的诗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尤其是李白的名句“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甚至天真地设疑，是不是只要是诗，是动人的好诗，不论新旧都得写忧愁幽思，都得抒感伤之情呢？不禁怅然惘然！

同年五月，武汉解放，一扫充塞于肺腑的陈腐沉郁的晦气，充斥于视听的是情采热烈、格调昂扬的欢庆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欢庆解放的歌曲，我亦因之而解开思想情感的束缚，激情满怀地投入这种一扫沉闷的欢呼高唱狂舞的大潮。尤其是当我行进在浩荡的

队列中自由奔放地唱着《解放区的天》、《看我们胜利的旗帜高高飘扬》、《嘹亮的钟声》、《团结就是力量》、《年轻的朋友们赶快来》等歌曲时，不禁心声砰砰，热血沸腾，强烈地感到这便是火焰般炽烈的情感宣泄，这便是风格与愁诗迥异的慷慨激昂令人感奋的诗。

这一时期我相继集中地读了一些中外著名现代诗人如艾青、臧克家、闻一多、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马雅可夫斯基、密茨凯维支、海涅……的诗章，并且进一步地从理论上认定了诗是最精练、最纯美、最宜于集中抒发情怀，也是以形象写意的文学形式。

武汉一解放，我便插班考入了武汉市一中，成为班里的国文课代表，很快与爱好文学的同学组织了命名为“泥巴”的文学社，主编《泥巴》壁报，同时在校外与几位同学组织“学习社”，利用课余时间，废寝忘食地办文学性的壁报、板报、油印小报，开始试笔写诗，在壁报油印报上发表小诗。特别是热情澎湃地响应刚刚创刊于武汉的文学月刊《长江文艺》聘文艺通讯员之征，向该刊投寄了应征的诗歌习作，十分幸运地被征为“长江文艺通讯员”，因而连连被盛情邀请到汉口黎黄陂路的编辑部等处，与一些著名的作家诗人一道听报告，举行座谈，受到编辑部的格外重视与培养。有一次还有幸得到与会作报告的中南军政委员会宣教部门某负责同志书赠“做一个好的文艺通讯员”的勉励词，这便极大地激励我矢志于文，致力于诗的热望。

1950年的下学期，我插班考入心向往之的名校湖北省立武昌高级中学，并被同学推举为班主席。此时，美军犯朝，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我带头响应政务院召唤青年学生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号召，率先报名，经严格政审体检，有幸与一些同学获得批准“参干”，在上智中学（今武汉市六中）换着军装后，连夜乘车北上京华。在干训队学习之初，便给《长江文艺》编辑部寄出了诗歌习作

《北上的列车》，小说习作《悲欢离合》。编辑部得知我已经“参干”，立即专门为我寄来了热情洋溢的贺函，称我的“参干”是《长江文艺》杂志社的光荣。继而对我的诗歌小说习作寄来了洋洋数千言的评析引导信，令我深受教益，感奋不已。

从此，我在学习工作之余，潜心地读诗写诗，坚持不懈。其实，早在武昌高中时，每每在两课时作文时限里，总是在迅速完成一篇命题作文之后，还即兴地写一首诗，请老师批阅；而且在参干前后的一些适宜场合，喜欢以诗的形式表达唱和酬答迎送庆贺之情，但这时正值稚嫩的少年时期，诗歌习作毕竟缺乏深厚的生活基础。我也缺乏体察分析生活开掘生活的功力，往往热情有余，笔墨空泛苍白，殊多华而不实的学生腔。

随着岁月的更迭，跋涉履痕的渐次增进，生活坎坷阅历的不断丰富，观察分析提炼生活，感悟人生的笔力渐有长进，于是，在笔耕不辍的诗路跋涉的漫漫途程上留下了一串曲折而浅淡的诗踪。

我的诗之所以能脱去稚嫩的学生腔，渐渐有一些新的起色，除了得益于《长江文艺》，《延河》，《红旗手》，《甘肃文艺》，《绿洲》等文学期刊编辑一路热情扶植悉心指导的外力推动因素外，重要的应该是激情岁月里丰富而艰辛的生活磨砺与激发使然。特别是经历了投笔从戎北上京华，西赴边陲的慷慨壮行，意态昂扬、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几十万大军在大西北边陲所进行的前所未有的“屯垦戍边”的伟大事业，以青春的壮志豪情与坚毅结实的步履，走过热汗浇融冻土、肩套犁绳纵犁耕播的草创岁月，诗情诗兴如破冰的春水勃然而发，一发而不可收。记得1953年发表在军区报纸头版的一组由我整理的《战地歌吟》就是于繁重的劳作之余，收集战地歌谣，以结厚茧的汗手加工完稿寄出的。其后在参加富蕴矿区公安大队贺功大会期间听英模事迹触发了诗的灵感，写出了《永远坚守

山岗》的诗作，发表于《生产战线》报端。继而，到石河子安集海车排子参观时，夜见戈壁滩头明光灿亮的水库工地夜战灯火而触发诗情，即兴地写了一首《银色的长带》；下连队帮助开展劳动竞赛，发现深夜不辍的拌种姑娘辛勤劳动而深受感动，写了《拌种姑娘》；还有写耕播间隙小憩围着田头茶桶话理想的小诗《茶》（发表于《新疆日报》），如是等等，这些诗因为反映了真实的生活，而获得普遍好评，在兵团创作座谈会上，受到首长报告的提名表彰。由是一路走来，祖国辽阔大地的壮丽山河，西部边疆色彩绚丽而独特的风土人情，莽莽苍苍的戈壁草原，巍峨绵延的雪峰葱岭，爆矿雷鸣的火热矿山，绿覆云空的原始森林，乃至遍布大野拓荒的红旗篝火，响彻四外的琴鼓歌吟，星罗棋布的帐房牧村，那奔山走原的滚滚羊群，那烧荒烛天的熊熊野火，那赛场上洋溢的阵阵喧啸与扑面的洋洋喜气，那缕缕炊烟下日夜酣战的场景所演绎的新美传奇，那从辽远地平线上披星戴月踏沙溅火走来而交织成划破时空的金色流线的骆驼队，叮咚钝响的声声驼铃，那奋鬃纵蹄仰天长啸奔逐成线汇集如云的奔马群……如斯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举凡跋涉步履之所及，视野扩展的情思之涌动，耳得之声，目遇之色，情动于衷而形于言，莫不是诗。而且这种不断拓展的浓浓诗情，在白杨林间、榆树丛中构建的绿洲新城，农场牧场的发展宏图里得以丰厚。这一时期每每诗兴炽烈，在从事本职新闻工作之余，认真阅读中外文学名著，特别集中读了中外著名诗人的诗集，认真地体察生活，从中汲取诗的素材，坚持以诗歌形式创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直至1954年，我在中南文联、《长江文艺》社一如既往的关注下，被续聘为“长江文艺通讯员”。继而，在部队政委的指定下还接受了当时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日报》特约记者的储安平先生的专访。专访过程中他读过我的两篇作品的原稿，并给予当面的赞许。尤其

在文学创作方面，得到储先生热情的支持鼓励，他曾当面盛情约我为《新观察》杂志撰稿，还希望我有较长远的写作计划，如出现困难他将提供具体切实的帮助。这给我的创作以极为有力的激励。

随着时间的流逝，自我遭际曲折之变迁，我在毫无准备的匆促间向部队连连提出了参加高考的申请，临近考期时终获批准，考入西安一所高校。在校期间，被组织指定担任《塔影》文学社的责任人，在校内主编《塔影》文学半月刊；同时兼任西安《工商经济晚报》文艺副刊《曲江》主编。在流沙河的《草木篇》被指斥为大毒草遭到无限上纲地无情挞伐时，《曲江》副刊发表了理论编辑（我的同学）果冀生化名田异的文章《也谈“草木篇”》，公开为《草木篇》及其作者流沙河辩解。文章不同意将《草木篇》视之为毒草，尤其不同意将文艺问题简单粗暴地等同于政治问题而加罪于作者。随着“反右”运动的开展《曲江》副刊停刊。作者因文而罹祸，我作为该副刊主编亦难辞其咎。在那场政治大风暴中，我作为从部队考来的调干生，尽管态度比较审慎，却又身不由己地卷入动荡的漩涡，在反右后整团时受到重点冲击，于毕业后被冷漠地驱遣至延安瓦窑堡子长中学，执教高中语文数年。原以为到陕北会受到歧视，却意想不到地因祸得福。在这里领受了陕北民情的醇厚，感受了这里现实生活的贫瘠以及历史的辉煌与凝重。这里的学校领导、师生、民众，对于像我这样受挫折的落魄者，给予了特别宽厚的怜惜与抚慰。在这里，每当明月照山庄，坐在窑洞里听书匠抑扬有致地弹唱诉说喜怒哀乐衷情；在石崩崖头及蜿蜒的山道上听赶山的长者后生姨婆女子唱格调苍凉或者高亢的“信天游”……这些都曾深深打动我，并且连连触发点燃我创作的灵感。于是，即便在紧张的教学之余，也欣然命笔，比较集中地写出了反映陕北风情，延安人风貌的系列篇章。

1962年夏调回故里江汉平原，勤谨不息地执教二十二年。虽遭逢十年浩劫连连升级的深度伤害，本真的形象被无端地肆意扭曲，个人的人格尊严不容置辩地横遭蹂躏践踏，甚至罹难深重，陷于万劫不复的窘境时，仍不失拳拳赤子之情。每当我心怀坦荡地默诵普希金的名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以及挚友在我危难中励赠的莱蒙托夫的诗句“没有风暴，就不能成海洋”，心中便涌起不可遏止的诗潮。就是在蒙冤被整得身陷莫测之祸的渊薮，重病缠身，半身不遂，右手不能握笔时，我也满怀“匹夫不可以夺志”的坚韧意志，顽强地在阴暗的幽禁处，以左手捉笔，艰难地坚持在废纸、报纸字缝间、杂录的粗纸小本上，以蝇头般的密密小字，写满格调健朗，情感真朴的诗篇。炽烈的诗心，砰砰跳动如雷似鼓，逆厄运油然泛涨的诗兴犹汹涌于胸。待到冰消雪解时，长空艳阳下站立的依然是不屈不折堂堂正正的自我。尽管原来呕心沥血创作的几近等身的诗文稿在“文革”之初被抄家掠走，而不死的诗心却鞭策我重振旗鼓，于是打破沉寂继续写诗。写格调高雅音韵铿锵的诗。

于20世纪80年代初，我终于有幸被调入武汉高校执教，在全新的平台上，一面认真严谨地教书，精心地扶植文学新人，一面仍坚持矢志于诗的笔耕不辍。不过，我的诗不愿赶洋怪玄奥的时髦，很少寄出去发表。大多保留在稿本里“孤芳”自赏。粗粗估算起来，从试笔写诗的1949年至今的半个多世纪里，我为诗真可谓“为伊消得人憔悴”。我写的诗稿一本接着一本，其数大约不下万首。而真正能见诸报刊的则只是其中微乎其微的一点点，散载于数十家报刊杂志，一直无暇也无能汇集成册出版。较之诗集一本又一本出版的著名诗人，只能自愧不如了。

我的诗注重吸取民族传统文化的滋养，特别珍视我国诗歌从《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到现当代新诗发展的丰厚实绩，

在不妄自菲薄我们中华民族诗歌优秀传统，努力汲取传统诗学理论与创作成果精华的同时，适当地借鉴西方现代主义的诸如象征、映衬、隐喻、意识流等新技巧，以现实主义为主，始终以自我亲身经历亲身感受的丰富生动的生活作为创作源泉。正如歌德说的“诗的内容就是自己生活的内容”，从自己生活内容中发现创作题材，触发创作灵感，引起丰富的联想，力图创造诗的绘画美、意蕴美、情韵美、节奏美，而排斥絮絮叨叨、细碎委琐、杂乱无章与失去诗的凝练节律的散文化。窃以为诗的明白晓畅并不一定流于肤浅。至于写法的赋比兴、白描、烘托、明暗、隐现等等永远也不过时也不陈旧。正如超越时空的古今中外的经典总是常读常新，百读不厌一样，没有过时的陈旧感。而内容苍白情感浅薄的诗的拙品，无论插上什么撩人耳目的奇异羽毛，都不过是贴上所谓“前卫”、“先锋”新锐标签的诗的赝品。而让人置身云里雾中莫知所云的玄奥古怪之作，是怎么也不能视为珍品佳作的。

收入这个集子的诗作，不过是作者艰辛而漫长的诗路跋涉中一个浅淡而疏略的掠影。许多该收入的篇什佚散了，许多不该忽略的可能由于视角盲点被忽略了。如有机会增补时再尽力作一些补充吧。谨以此为序，以就正于诗界贤达、广大读者。

2007年5月5日于武汉

目 录

京 华 辑

天安门广场	3
北京车站	4
故宫	5
颐和园	6
华表	7
九龙壁	8
天坛	9
圆明园的残柱	10
吊死崇祯的树	11
石舫	12
万里长城	13
重见京华	14

古 都 辑

大雁塔	21
碑林	23
兵马俑	24
寻觅阿房宫	25
钟楼	26
观光半坡村	28
陶罐情思	31
灞桥柳	33
古柳	34
曲江池	35

大 江 辑

在长江的港湾	39
长江大桥	40
江花吟	41
望江吟	42
沙滩	43
江畔滩头	45
江鸥	46
大江残阳	48
月涌大江流	49
葛洲坝之夜	51
坝基吟	53
指坝	54
冲砂闸浮想	56
太阳与吊塔	58
坝脊漫步	60

延 安 辑

山丹丹	63
延河的水哗啦啦流	65
延安风	67
延安风尘	68
延河滩头	70
灯	71
牧羊人	72
治沙队员	74
山妹	76

盲艺人	78
夜,山城.....	80
古城墙根根的烟锅锅红	82
泉水清悠悠	84
剪窗花的小姐姐.....	86
山乡彩色的无题音乐	88
扇动响板的腿	90
赶会	92
红石峁	94
诗笔,划破羸瘦的寒秋	96
山村的新星	98
游走的沙	100

西 陲 辑

对客豪语	103
野宴	105
牧女群浴	107
行行重行行	109
远远的雷声响	111
邂逅	113
天山月	115
草原过客	117
月下静湖	118
卧月驼影	119
月下草滩	120
晨	121
苜蓿滩	122
牧村吟	124

花的山坳	126
奔马	128
草原	130
野玫瑰	132
赶巴扎	133
月光曲	135
夜歌	137
昏月	139
夜绣爱的套圈	140
牧女情	142
小骑手	144
阿肯	146
老猎手	148
独特的边陲轶事	149
母女情	150
爱的驿站	151
爱的邂逅	153
爱的琴弦	154

屯 戍 辑

永远坚守在山岗上	157
落叶	159
流星	160
春风又鼓起来了	161
拌种姑娘	162
纤与船	164
铁流	165
人·马	167

拓荒者恋歌	168
安营	170
二月的风	172
古堡新韵	173
新城	175
打马走森林	176
地窝子育化的	178
沙海夜行军	180
云雀与奔马	182
月下篝火	184
残雪	186
巴里巴盖	187
克木齐	189
盐碱	191
塞外春雨	192
枕林涛	194
山槽	195
渠流	196

西 行 辑

羊皮筏上的少年	199
走过河西走廊	201
西路旅店	203
晚风中的大车	205
古城遗址	207
一部蕴藏着热力的巨著	208
一支璀璨的青春进行曲	210